

乡村物语

●王玉玲



村子是忙碌的,也是生机勃勃的。房檐上的鸽子和院子里的鸡、鸭、鹅,它们欢快地叫着。等到呼啸的西北风彻底把村庄陷入沉寂,裹进空闲时,凄厉的猪叫声便会响彻村里——刚刚进入年关,大家争先恐后开始杀年猪了。四叔家喂的猪比别人家的更肥硕,杀得也更早。我一趟趟去柴垛边帮着四婶抱柴火。在柴火垛下面,发现了那三个委委屈屈的鸡蛋礅子。拽走木柴,三个鸡蛋礅子暴露在阳光下面。轴心轴碗都在,只是木框让柴垛给压断了。

那些年的春天,路边的杨树叶子都变得翠绿一片时,该耕种了。父亲套着家里那匹温顺的白马,开始种地。锋利的犁铧子翻开泥土,犁出垄沟,母亲和另外三两个女人熟练地把种子点进垄沟。低头播种的乡村女人带着对土地的虔诚和信仰,把饱满的种子从手指间滑落进泥土里,一个木钵梭把蓬松的垄背土均匀地划进垄沟,覆盖住种子。姐姐牵着一头小毛驴,后面拖着三个鸡蛋礅子。鸡蛋礅子吱吱呀呀地在垄沟里滚动着。压实土不跑墒,就能抓好苗。天很高很蓝,我们一群小孩子在田埂上挖野菜,头顶有鸟清脆而愉快的叫声,空气里有犁翻开泥土时断根青草的清香,一切都那么生机勃勃。

多年之后,我客居于一座小城,空气中弥漫着呼啸而过的烟味,以及早晨大暖烟囪中散发的煤烟味。回想起家乡田野上空高远的蓝天,清静如烟的云朵和那些咯吱响动的鸡蛋礅子,美好的乡村宛如裹挟着蒿草清香的田野之风,扑面而来。我决定收集一些乡村的老物件,把乡村的老时光都拉回来。

那三个鸡蛋礅子,连同折断的木框都被我“鼓捣”回来,放到了北面沿着小

菜园的墙根下面。那片小菜园子,新勾出了两个池子来种花。将蝴蝶花籽拌入白菜籽中,同时在芜菁池里也撒上一些,还在从母亲菜园移栽过来的姑娘附近同样撒上一些。菜园不光种菜,也要种花。夏季,菜园里的白菜长大了,芜菁也开出细碎的白花,那些蝴蝶花有七八种颜色,一朵朵花蕾探出来,随后便五彩斑斓地绽放了。有风刮来,真的像一只只翩翩飞来的蝴蝶。在我们单调无趣的生活中,种上点有色彩的花,心情就有了调剂,一边种着柴米油盐,一边种着花朵云烟。

在南墙根的陈年木柴垛下面,又找到个碌碡。收获的高粱、大豆、谷子都得把包裹的壳碾碎,才能露出温暖盈润的米,所以都要用这个碌碡反复地碾压。然后在场院里趁着欢实的西北风猛烈地吹来时,一群壮汉开始扬场,把稻壳扬出去,那些饱满的粮食就能收进仓房。播种、收割、拾穗,在厚重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每一粒粮食都是用汗水浸泡的。这个碌碡的作用不止如此。科尔沁风沙大,干旱水分流失快,翻好的田地用碌碡压平压实,水分就被锁在地下了。多少年来,碌碡已被弃置一旁,寂寞地躺在柴垛之下。不妨让它依旧卧于南墙根,在院子里为它保留一方空间,让它见证乡村的沧海桑田。

在农耕文化里,这些石器把人类从手脚并用的耕作中解放了出来。一代一代的农耕器具在进步和更新着,从木质到石质到铁质农具的演变,唯有这些石质的农具不会腐化和生锈,也能经历时间的风雨。

又在四叔家的北窗台,看见个煤油灯。那煤油的气味还在,乌黑的灯盏上满是污渍和时光的沧桑。我和四姐夜晚晚

在如豆的煤油灯下,看那本叫《潘多拉的匣子》的小人书,那些神话里的精灵在一个乡村小女孩的心里飞进飞出,飞过简陋的房间,飞出暗夜。挤在微弱灯火下面,让四姐讲着书里面结局美好的童话故事,漫长的冬日夜晚便在故事里慢慢变亮。

四婶早已嫌这个肮脏乌黑的煤油灯碍事,看见我垂涎的目光,就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送给了我。回到家,晚上熄灭了所有明亮的灯,点燃了个煤油灯灯芯。豆粒大的火苗飘忽弱小,哪能承载一个屋子的光明,那煤油的强烈气味熏得我顾不得怀旧,赶紧把它熄灭,点亮电灯,璀璨灯火的光明铺天盖地而来,重新回到一个光亮的世界。随后把它装好,放在了后库房的一个架子上。

我“觊觎”着老李家做豆腐的那个石磨。现在这个石磨早已经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在墙角下消磨着时光。那一年过年时,母亲把泡得鼓胀胀的黄豆,拎到了老李家。李家大叔套上毛驴,把黄豆磨成豆浆。那些淡黄色的豆浆从石磨流下来,流到底下的大盆里。在大铁锅的熬制下,李大哥还给我和母亲一人盛一碗豆浆,香浓的豆浆至今还留有余味。点好卤水,压在豆腐盘子里,水嫩的豆腐就成型了。我们这些小馋鬼,在豆腐的热气还没有散尽时,便用农家大酱拌上小葱,惬意地享用着。前些日子听母亲说,李家大叔去世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李家大叔口碑很好,总是那么温和和的,遇到村里的小孩子也是笑容可掬的,小时候过年的记忆似是和李家大叔清香的水豆腐连在一起的。

东院的巧手嫂子会做布老虎枕头,各种形状的,栩栩如生。七八年前我和东院的老嫂子学会了做布老虎,在集市上买回如同老虎皮一样的棉布,按着样

子裁剪好,玲珑的耳朵、摇曳的尾巴、粗壮的小腿也是充满情趣。我跟嫂子说,做几只精致的布老虎摆到展厅里,就称得上民间艺人了。老嫂子对此只是付之一笑,说道:“闲时做两个送你,可别摆到什么展厅里让人笑话了。”

曾经看过的黑白电视,还有在墙壁上滴答作响的老挂钟,都已被我妥善保存起来了。收废品的汽车在门口吆喝着,也会来到院子,问我卖不卖旧电视和旧挂钟。别人哪里知道,它们在我心里无论怎么陈旧,其怀旧价值都永远存在。那个旧电视是我最初看到世界的一个窗口,外面多彩的世界在那个小小方寸的屏幕上变幻着,是我生活的村庄以外的世界。在漫长的冬日夜晚,大家都在炕上发出轻微的鼾声,我还因为白天某个老太太的鬼怪传说而心里恐惧着,西墙上挂钟不紧不慢地滴答着,每过一个小时,就“当”地敲响一下。四姐对胆小的我说过,黑暗的夜晚,每过一个小时,天使就会飞进挂钟敲一下去看护那些胆小的孩子。四姐脑子里有那么多学问那么多故事,她的话哪能不信呢!聆听着母亲轻柔的鼾声,仿佛那鼾声也在哄我入眠。伴着滴答作响的钟声,我缓缓进入了梦乡。

我的乡村小博物馆就这样酝酿着,收集着。孩子是一个最好的参观者,他对这些用途不明的物品满怀好奇。旧的和新息的交替进行,如同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又把什么东西取代,如同青春和暮年的交替。在岁月的长河中,所有的人和事都将成为影子。

陆续去收集那些老村庄的影子,让一些人写过的文字,一些人用过的器具,都留存着生活过的信息。欣喜也好,陈旧也罢,都留着!

琴弦上的路(组诗)

●毕树有

琴弦上的路

阿爸,真的老了。如今
只有一把琴的陪伴
有了这把琴,就握住了
呼风唤雨的草原

老榆树下,那条河依然流淌
润色春,润色秋,润色
河边那块洁白的骨头,阿爸
那张沧桑的脸,也丰满起来

顺着琴声追溯,每根草
都是春秋,每匹马
都是呼啸的琴弦。把准
一把琴的音频,欢乐不尽

夕阳,蒙古包,勒勒车,还有
阿妈飞舞的红纱巾,在一道辙上
吱吱扭扭走来,草原起伏
天边起伏,满月照着一条路

马头琴上的大河

随着琴声,阿爸脸上的皱纹
被一条大河润开了,岁月
开满记忆。眉头,聚散离合
琴弦流出心中的奥秘

粗糙的大手,攥住我的心
把漂泊的思绪演绎成神曲
从山涧的失态,触摸寂寞的灵魂
顺着一条河流,阅读沉寂的夜

旋律,在残酷的厮杀中挣脱成生命
而后,隐藏在一棵草的根部,攀缘一片叶子
捧着露珠和太阳接吻,一粒粒种子
开出明艳的花朵,缘是梦的海子

马蹄声无休止地敲击
一路的神话都是从红尘拾起
拉成马头琴古老的长调
伴着大河沉浮

断痕

你和我时空的链接,读你
揭开尘封的面纱,就像我
当年的模样,静止成
稚嫩的目瞪口呆

摸着不能愈合的伤疤,确立
一个课题。这就是我在
疑问的求索里,把疼痛作为
励志的座右铭,追问
一颗知冷知热的心

是那一刀的断臂,遗憾
简单到瞬间闪念。哦
你是我命里的相遇,你是
唯一触动灵魂的碰撞

在燕语珠玑的春日,和你
吻合了一次倾心的交流
我们是这世上没有之一的
用信念包扎携带的伤口

大鸟

在暮色最浓时想起你
翅尖扫过老树梢
击碎的蝉鸣,是无法接住的,一串省略号

我不知知道你从哪里来
只记住你停在悬崖的巨石上
瞬间,收拢的翅膀垂成两道金色的裂谷
嘴里衔着半片彩云,是沥血的路标

你飞跃海的时候,浪会让路
鱼群从深海浮起,咀嚼你投下的影子
那翘首企盼的更高的峰峦
期待你搏击长空报告
我屏住呼吸,接住
一盏盏人间的灯火,倾听
烟囱里的一声声叹息
追你翼下的风,阅尽那些
无人知晓的荒草

如诗而居

●韩淑梅

云雀栖于盛夏的尾梢,婉转啼鸣。那声息似从信念深处漫出,用柔韧轻叩我脆薄的感知,啼啼不绝。多想提笔蘸取此刻心绪,偏是懒惰如蛛网缠缚笔尖。秋阳竟比夏末更炽烈,午光灼烤着,连眉梢都似要燃起火来。这般坐立难安的焦灼,叫人像困在热锅里的蚂蚁,团团转着无处安放。

偶有风擦过毡包门,系绳随气流轻舞,却驱不散半点暑气,汗珠顺着太阳穴蜿蜒而下,将满心烦躁浸得愈发浓重,唯有云雀啼声未歇。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门左侧,那株需合抱的尚喜树兀自挺立,枝叶铺展如巨伞,撑开一片浓荫。望见清凉的刹那,我即刻冲出毡包,大步流星奔入树荫下,扶膝大口喘着气,顺势落座。嘿,真是侥幸!习习凉风拂面而来,燥热瞬间消散,胸膛里竟豁然亮堂了许多。

虽已入秋,旷野依旧一碧万顷。裹着马群气息的杭盖,蔚蓝氤氲,在湖皮长风的怂恿下,肆意奔驰。远远望去,那片蔚蓝似荡漾的碧波,漾得人心旷神怡。近旁,鲜花愈发五彩缤纷,牧草愈发丰腴饱满;蜉蝣儿如天生的演奏家纵情鸣唱,绚丽蝶儿翩跹起舞;身姿轻盈的候鸟在水面穿插盘旋,骏马阵阵嘶鸣震撼原野,活泼的羊羔蹦跳着与自己的影子嬉戏追逐……这名为大地的盛大舞台上,万物栖于苍穹怀抱,各展风情,摇曳生姿,热闹非凡。

脚下的盅碗花甸匍匐蔓延,花冠尽情盛放,通透的粉晕漫着柔光,无意间便驱散了我心头残存的烦忧。她生来不喜招摇,在不起眼的角落悄无声息地舒展羽翼,不与牡丹争艳,不向世人邀宠。她那份只盼细雨、逐逐梦的朴素秉性,恰是最动人的风骨,在岁月里沉淀成不朽的魅力。

我轻捻她柔嫩的花瓣,将其间藏着的轻愁与寂寥,缓缓安放于岁月的掌心。此间,忽有从未听过的旋律悠扬而起,不知来自旷野的哪个角落。在这清越音韵中,我仿佛化作一枚火红枫叶,随万顷碧野的风涛,飘向诗与远方的渡口。

暑热仍在执拗地攀升,灼得空气都扭曲成波纹。天边流云骤然聚拢,刹那间染黑整片苍穹。

疾风突袭而过,暴雨裹挟着豆粒大的冰雹轰然坠落,如密集的箭矢,毫无怜惜地砸向花草脆弱的枝桠。这自然的突袭裹挟着不容置喙的力量,恰似人间规律的隐喻,磨平年少的棱角,收敛高傲的锋芒,终让生命在烟火里变得温润圆融。

它来得毫无征兆,去得也猝不及防,只留下被洗过的旷野,架起一道七色长虹。可这般盛景,仍未能叩醒我沉寂的灵感,笔尖依旧慵懶地伏在案几,不肯沾染半分墨色。我单手撑颊,在午后的慵懶里昏昏欲睡。眼前的天光、虹影,曾让我沉醉的诗行与文墨,此刻都成了疏离的景致,仿佛从未与我相干。它们如今正点缀着谁的岁月,温暖着谁的晨昏?我无从知晓,只任思绪在慵懶里轻轻漂浮。

久未提笔,诗心似已蒙尘。难道就要这般浑浑噩噩,任岁月消磨至生命尽头?一念及此,心底骤然被惶恐填满,漫过胸腔,无处可逃。屋檐下,枯败的落叶与碎裂的花瓣静静躺着,遥想它们枝头撒欢时,何等干净利落,意气风发。她们纵使遭逢自然的摧折,终究凋零沉寂,却能在春霜破土重生,依旧蓬勃盎然,生生不息。这不正是我始终追寻的、那份不可磨灭的生命锋芒吗?

若我们能如草木般,怀永不言输的韧劲,以文字为药,疗愈生活刻下的伤痛;以灵感为泉,洗涤过往的尘嚣;以宽恕为智,消解世间的纠葛;复杂人生是否便会归于澄明?

余生当沐灵感而行,如红梅傲雪般逆袭霜寒,恣意舒展!那极致的纯粹与完美降临时,高山自会俯首,顽石亦可开花。我那如诗而居的心愿也终将圆满,恰似一盏盏灯划破黑暗,以不灭的炽焰,照亮前路漫漫,燃烧直至永恒!

秋天,在农家院里

●由焕章



听说二妹家新盖的五间大瓦房已经竣工,不久就要搬进新居,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火车前往。

火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着,车窗外是满眼的秋色。此时雨潮早已退去,秋阳开始接管了苍穹,田野舒展了腰身,似乎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沿着鎏金的光线前行,我看见那一辆辆收割机正在玉米地里忙碌,收割着丰收的果实,那些小四轮拖拉机也满载着一车车金黄色的玉米穿梭往来,好一派丰收的景象。

来到二妹家的庭院。那崭新的新大瓦房气派地立在我的面前,还有那金灿灿的堆成山一样的玉米。我放下简单的行李,挨屋参观了一下二妹新盖的大瓦房,既宽敞又明亮,客厅、卧室、厨房应有尽有。富了,农民真的富了。这房子如果在北京,得值上百万。

走出屋子,来到庭院。二妹给我搬了一把椅子,沏上了一壶茶水,我就惬意地坐在椅子上,欣赏庭院的景色。

阳光投下了一地金黄的色彩,习习的秋风,裹着小菜园儿的菜香和花香,再加上满院刚收回来的玉米,散发出成熟的气息,一呼一吸间,都是秋天独有的清润。这时刮过一缕秋风,这秋风像是秋天的絮语,掠过我的面颊,又吻向了远方。我抬头望了望天空,碧蓝如洗,云也淡淡的,像轻飘飘的棉絮在天空中游来游去,像悠闲谈笑的时光随着秋风悄悄散逸。

二妹家小菜园的大葱挺拔葱绿,而那翠绿招人喜爱的大白菜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还像是秋

日提前送给我的请柬。它们和风声相拥后凝成水滴,在我的目光下闪烁,清纯而又明亮。忽有一片苹果树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了我的膝头,浅黄的叶片儿边缘还带着点儿盛夏未褪的绿意。他们也渴望秋天,又怀念着那些旧的时光。我轻轻地捻起那片叶子,发现它的纹路格外清晰,像幅微型的山水图。我知道这叶脉里藏着一整个夏天的风雨,也藏着秋天悄然递来的信笺。一阵风吹过,更多的叶子从枝头飘落而下,有的飘落在金黄的玉米堆旁,有的落在了大瓦房的瓦檐上,还有的就落在了我的茶杯旁,叫人好不惬意。

我知道二妹是个爱花的人,在用砖砌的菜园的围墙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一盆盆儿开得正艳。在不远处的墙根儿下,几株秋菊也在热烈盛放。白色的花瓣儿围着金黄的花蕊,正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所写的意趣。这菊花虽然看上去朴素,却在秋风里透着一股韧劲,难怪南宋诗人郑思肖赋予它“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赞美。

此时,麻雀们落了下来,它们像机灵的小家伙,一点儿也不怕人,就在我的面前窜来窜去,啄食着庭院里的草籽儿等食物。等人一站起来,它们又蹦跳着钻进秋菊从后的阴影里。墙头上的喇叭花早已褪去了鲜绿,晕染出深浅不一的红,令人感叹时光的流逝。

谈笑间,阳光已经西斜,空气中的菜香和果香似乎更浓了些,就想起了小时候的秋天。那时候在生产队,每到秋天,社员们就把

镰刀磨得飞快,成群结队地奔向田野,割玉米、割高粱、割谷子,有时割黄豆。趁着生产队长不在,我们就烧黄豆吃,吃得满嘴都黑乎乎的,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发出一阵阵会意的笑声。然后铆足劲儿继续收割。

如今坐在农家院里,没有了当年的激情,却仍喜欢着秋天,因为这是一个成熟的季节。风掠过树梢,沙沙作响,像是诉说着年轻的增长,又像是诉说着季节的更迭。不知是谁家的狗叫了几声,更衬托农家院儿的静谧。此时,我闭上了眼睛,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听着秋风的声音,闻着菊花的香气,开始觉得秋天是最懂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急着绽放,也不像夏天那样张扬炽热,更不像冬天那样凛冽沉寂,它只是让你懂得如今老百姓早已把饭碗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二妹已悄悄把饭菜做好,招呼我进屋吃饭,我才恋恋不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发现苹果树的影子已经被拉得很长。我拍了拍膝头上的落叶,心里满是平和与温暖。我突然想,在广袤的科尔沁大地上,该有多少这样丰盈的农家院落呀!如今生活在科尔沁大地上的庄户人,乃至全中国的庄户人,该是多么幸福与满足!真的是山河无恙,岁月静好……

秋天,在农家院里儿,不只是与季节的相遇,更是与自己的对话,感受着时光的美好,感受着生命的丰盈与实在。

秋天,在农家院落里……

